

論蘇維埃土壤學的任務

(原題名：在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和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 1953 年 9 月 7 日
“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決議的啓示下論蘇維埃土壤學的現況及任務*)

И. В. 邱林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把有關一切國民經濟部門進一步強大高漲，蘇維埃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的長足增長與提高的偉大任務提交到我們國家面前。

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 1953 年 9 月 7 日通過的“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決議，其總的任務就是農業方面發展的具體化。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揭開了進一步發展蘇維埃科學和廣泛地實際利用科學發明的宏大遠景。所有蘇維埃科學部門的加強，應當是爲了更迅速地解決有關利用我國廣博資源的學術性問題；是爲了加強科學與生產間的創造性合作，“因爲這種合作可以用實踐的經驗來豐富科學，同時可以幫助實際工作人員更迅速地解決他們所碰到的問題”¹⁾。蘇維埃科學面臨着一個光榮而重大的任務——佔全世界科學的第一位。

爲了勝利地完成這一任務，首先必須充分地瞭解各個科學部門的現況，從本部門所接受的任務出發來擬定對於完成國民經濟任務最關重要的基本方針和工作部門，從而提出理論問題；研究這些問題將促進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並把它應用到最近將來的實踐工作中去。科學工作的組織形式和科學成果用之於國民經濟實踐中的方法，也應加以修正和改善。

在土壤學領域內進行這種工作的必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馬林科夫同志在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上的報告中，都曾經指出我們農業科學在農業高漲方面雖然有過很大貢獻，但是仍然落後於生產的需要。

這些指示也完全適合於蘇維埃土壤學方面。

* 本文曾在 1954 年 1 月的全蘇土壤學家會議上討論。

1)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1953 年。

蘇維埃土壤學有權利以它的光榮歷史引為自豪。如其他廣大的自然科學部門一樣，土壤學的基礎是由偉大的俄羅斯學者 B. B. 杜庫查耶夫所奠定的。在杜庫查耶夫以前，土壤科學只是一門經驗科學。土壤學在西歐（主要是德國）發展起來後，在性質上片面地分為農學（農業學派），化學（農業化學派），而最後為地質學（農業地質學派）三方面。在土壤體的物質成分和某些性狀方面的研究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土壤學在西歐畢竟還不能形成為一門獨立的自然科學，因為那時對土壤還得不得出一個正確的科學概念。此後，仍然以狹隘的局限性概念來研究土壤，例如認為耕作層是由岩石風化後的礦物質產物與或多或少的腐植質或有機物殘體混合組成的。關於土壤肥力問題，則片面地決定於腐植質含量（根據植物的腐植質營養學說的觀點），或者決定於礦物質部分的化學組成（根據李比希的礦物質學說）；也有試圖把土壤當作一種特殊自然體來研究的，但是其看法僅止於此而不能發展；也有把土壤當作堅密岩石的風化產物來研究的（法魯 Фаллу）；也有把土壤當成正向着另一種岩石轉變的岩石（德國的農業地質學派）。但是在當時幾乎沒有考慮到在土壤發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生物學因素和它的肥力，雖然自我們天才的學者羅蒙諾索夫起已有許多學者表示出有關這方面的想法。

在植物的礦物質營養學說影響下曾散佈着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土壤肥力是決定於土壤的礦物質基體的成分，是取決於母岩的成分和它的風化過程。按照李比希的意見，栽培農作物時由於收穫物帶走了礦物質營養元素而引起土壤貧瘠。因此，李比希曾經提出所謂“完全歸還學說”，而根據這種學說就必須施用相當數量的礦物質肥料以補償土壤中所損失的養分。

當農民利用增添施肥數量或者其他更完善的農業措施以圖提高土壤肥力到更高水平時，就會顧忌到“利潤法則”的影響，或者效果遞減的現象，這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則稱之謂“肥力遞減律”，以資與偽科學的馬爾薩斯學說相呼應。

在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裏，在 B. B. 杜庫查耶夫的思想和工作影響下，土壤學的發展才發生了根本的分野。杜庫查耶夫對於土壤提出了有科學根據的新的觀點，認為土壤是一種特殊體，也即是獨立的、自然歷史體。他給“土壤”下了一個定義：在大氣的（空氣、水、熱）和生物學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因素共同影響下而自然改變着的岩石表層稱為土壤；他指出從土壤的起源或發生的觀點來研究土壤的必要性，並且是第一個闡明或發現地球表面土壤的地理分佈的規律性。

這些規律性的確定就成爲自然區域學說發展的基礎。在這一學說中，杜庫查耶夫爲每一區域擬定了有關提高農業的最重要措施的綜合體，其中包括爲了防止我國草原區乾旱而擬就的廣大的綜合性的改造大自然計劃。這種計劃就是根據決定土壤肥力的不是一個因子，而是受全部肥力條件綜合體同時影響的原理而擬定的。

杜庫查耶夫的工作成果實際上就是有名的新科學——發生土壤學創始的原理。如果說在杜庫查耶夫以前土壤學是一門經驗科學，那麼由於杜庫查耶夫工作的結果，土壤學就成爲一門廣泛的自然歷史科學（威廉姆斯，1936）。

與杜庫查耶夫同時，在創立新的土壤科學方面有巨大貢獻的是俄羅斯科學的另外一個傑出的代表——П. А. 考斯托契夫。他在關於黑鈣土的起源問題的研究工作中，指出生物學因素——植物和微生物在土壤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並且提出了土壤物理性狀和結構對於肥力條件的重要意義的問題。

此後，許多學者追隨杜庫查耶夫和柯斯特切夫之後，以他們的工作發展了我國的土壤學，其中應當提出的有：Н. М. 西比爾采夫，К. Д. 格林卡，Т. Н. 維索茨基，В. И. 威爾納德斯基，П. С. 柯紹維契，В. Р. 威廉姆斯，Л. И. 普拉索洛夫，С. С. 涅烏斯特魯耶夫，С. А. 查哈羅夫，К. К. 蓋德洛益茨，Б. Б. 坡萊諾夫，С. П. 客拉夫柯夫以及其他許多已故的或健在的土壤學家們，對整個土壤學或者個別部門的發展皆有一定的貢獻。

В. Р. 威廉姆斯的工作具有特別巨大的作用。由於他承認生物學因素，主要是植物和微生物在土壤形成中的主導作用的原理，在發展和改造杜庫查耶夫的土壤發生和進化學說中具有卓越的功績。這種新的科學觀點使土壤形成過程與自然土壤肥力的發育，自然而然地聯系起來，而土壤學的任務和結論也就與農業科學的任務一致。因而，在理論方面威廉姆斯把杜庫查耶夫的發生土壤學提高到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發展階段，與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形態同時增強着，並且在徹底地改造自然條件的基礎上來實現農業高漲的巨大規模的措施，使其特別有利於蘇聯土壤學的發展。

現今，經歷了七十多年後的土壤學在蘇聯已成長爲一個巨大而重要的科學部門，並且成爲社會主義農業的理論基礎。

蘇維埃土壤學具有先進的、真正的土壤形成過程的科學理論，這種理論建立在土壤發育和進化，是由於土壤形成的自然因素，以生物學因素爲主導作用的相互作用結果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上；並且承認在人類改造自然活動的影響下，定

向改變土壤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廣泛可能性。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我國土壤學中的許多主要部門，特別是在闡明我國廣大國土上土壤的生成發育以及土壤性狀的研究方面，土壤圖的編繪以及確定土壤的地理分佈規律方面，各種研究方法的探討以及用以說明自然土類的特徵等研究範疇內，皆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蘇維埃土壤學家正積極地參加製定和實現有關提高蘇聯各種不同自然區域中的土壤肥力的許多重要措施。

在唯物主義的杜庫查耶夫土壤形成學說的基本原理中，正確地反映了土壤發育和地理分佈中的客觀自然條件和客觀規律，這種原理對我國及其他各國的土壤學有很大的影響。在土壤學領域中，由俄羅斯學者所提出和發展成的科學思想已經獲得世界各國的公認；因此，我國土壤學從本世紀初起即已佔全世界土壤科學的主導地位。這種地位在 1927 年（在美國）和 1930 年（在蘇聯）的國際土壤學會議以後更益加強，在這兩次大會中蘇維埃土壤學家所給予的影響很大。

目前，儘管在發展土壤科學的理論基礎方面、在土壤層的研究方面和實現蘇維埃政府關於農業高漲的巨大措施的工作方面皆已獲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從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啓示下所提出的當前任務來看，我們應當承認，在蘇維埃土壤學中還存在着許多重要的缺點和問題。由於土壤學在一定程度上受歷史原因先決條件的限制，也即是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它的發展決定於當時政府、地方政權及個別地主對土地調查研究方面的“社會需要”的性質。衆所週知，革命前在帝俄時代資產階級和地主制度的條件下，土壤學的實際應用是極其有限的，而所進行的一些土壤調查研究工作主要是：第一，爲了加強土地財產稅收制度（所謂“田賦工作”）；第二，爲了查明新的土地資源以便於擴大耕地，用粗放的耕作方法在新的地區開墾土地（所謂“移民工作”）。因此，在上述時期內，我國土壤學中以土壤地理學部分（也即是土地資源的研究和統計方面）發展得最有成效。而當時有關發展農業土壤學的理論而聯系到提高土壤肥力，徹底改良和改造土壤以及其他農業自然條件的任務底企圖，沒有得到政府及地方政權方面的充分物質支持。因爲這種工作不能引起沙皇俄國落後的私有制農莊主們的需要，而且也不適合這一社會制度。因此，曾經引起杜庫查耶夫和考斯托契夫極大注意的，並由他們提出的土壤學中的這一部門，比起土壤地理學來，此後在很長時期內發展得很少。同時，由於與農業生產缺乏直接聯系，土壤學的科學研究題目常常帶有純理論的、脫離實際的趨向；把土壤當作一種自然體來研究它的生成發育過程，地理分

佈規律及土壤的個別性質，而不管它們對農業的意義如何。當時，這種趨向在一定程度上會引起土壤學家為獲得新的科學知識，以期與大學講座中的其他自然科學齊頭並進的意圖。

以上所說在革命前一段時期中，土壤學領域內的研究工作發展帶有迫不得已的片面性。由於它有一定程度的惰性，因此在蘇維埃時代就成為影響土壤學發展的遺毒。雖然，正是在這一段時期中，土壤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已獲得正式公認，而 B. B. 杜庫查耶夫和 П. A. 考斯托契夫關於提高土壤肥力的途徑底進步思想已為 B. P. 威廉姆斯在草田耕作制的形式中予以創造性地發展。

在蘇維埃土壤學歷史的很長一段時期內，迄至 1948 年為止，大部分的土壤學家對於 B. P. 威廉姆斯關於生物學因素，在土壤形成中的作用的學說和草田耕作制，作為一種保證土壤肥力逐步提高制度的意義底進步性方面，沒有加以重視。這種錯誤地對待威廉姆斯學說的態度，在 1948 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 8 月會議上已給予公正的批評。此後，大批土壤學家即參加到製定和實現有關蘇維埃政府對於在我國廣大疆土上改造農業自然條件的規模宏大的計劃措施，促成極大多數土壤學家在近幾年內認真地承認並實際應用杜庫查耶夫、考斯托契夫、威廉姆斯關於定向改造土壤以提高土壤肥力的先進的唯物主義的思想。

但是，過去却是毫無根據地自慰地認為土壤學家的工作方法和觀點，在改造起始即已臻於完善。蘇維埃土壤學中的土壤肥力問題的研究方面還存在着一定的落後性，可以看出它顯著地脫離了 B. B. 杜庫查耶夫、П. A. 考斯托契夫、B. P. 威廉姆斯和 Д. H. 普里亞尼西里柯夫的先進的總的科學思想。這種總的科學思想就是一方面藉助於先進的耕作制度以達到提高土壤肥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從科學和實踐上來研究這種思想，使其適用於我國各種土類和不同區域。這種落後性也由於計劃組織方面存在着缺點，由於科學機構和農業領導機關方面對土壤學的意義重視不夠，當然這是可以迅速消除的。

土壤肥力問題研究中的落後性，也與蘇維埃土壤學的先進的唯物主義方向，在反對那些堅持着臭名昭彰的“肥力遞減律”的反動反科學學派的各種表現方面底鬥爭積極性不夠有關。1952 年 11 月 17 日“真理報”社論已指出，蘇維埃土壤學中的這種缺點主要是由於原則性批評開展得不够。

衆所週知，馬克思對“肥力遞減律”早已表示過否定的態度，他曾寫過：“土地，如果加以正確地耕耘是會永遠變好的”。因此，他激烈地反對反科學的、仇視

人類的馬爾薩斯觀點。

馬爾薩斯學派的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當時所信奉的臭名昭彰的“肥力遞減律”，其反動反科學本質和欺騙性早已為列寧卓越地揭發，他指出：“……‘土壤肥力遞減律’決不適用於技術正在進步、生產方式正在變革的場合；……因此，不論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談這個‘定律’，而只有資產階級科學代表們才大吹特吹……”²⁾。

在1920年以前В. Р. 威廉姆斯起初還承認在農業上後效遞減的定律^[1]，後來他根據沃里尼 (Вольни) 試驗中所獲得的材料辯證分析的結果，才否定了這種說法。並且指出在植物生長的所有因素同時影響的條件下，肥力逐步增高的理論上的可能性^[2]。

蘇維埃農業化學家 Д. Н. 普里亞尼西里柯夫在他的工作中得出了“肥力遞減律”實際並不存在的確鑿論據，以及當提高耕作栽培技術並結合施肥則有利於肥力增長定律的無可辯駁的結論，因而他堅決地反對馬爾薩斯及其信徒們的學說^[3,4]。

反科學的“肥力遞減律”特別是其中的農業化學教義雖然已遭到以上列舉的學者們的徹底批判，但是，直到目前還被外國農業化學界當作一種“武器”，並且繼續為偽科學的馬爾薩斯觀點所利用。蘇維埃農業化學家和土壤學家在徹底和無情地揭發外國農業化學界中這反科學“定律”的現代表現形態方面，還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堅毅力來。這是土壤學和農業化學領域中先進的蘇維埃科學與敵對的反動觀點鬥爭的重要任務之一。

還應當指出，在現代資產階級科學界中雖然已在形式上承認了杜庫查耶夫土壤學的科學原則，但是却常常故意把它曲解為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類似的曲解方式可以顏尼 (Иенни)，拜爾 (Бэр)* 等人的最新工作作為具體實例。防止對蘇維埃土壤學的先進唯物主義思想的類似曲解，爭取它的優先地位並且正確地理解它，應當全面性地加強而不能使它有一處漏洞。

必須着重指出，在土壤學領域中那些間接反映着偽造的肥力遞減律影響的毫無科學根據的概念，在我國某些土壤學家關於自然成土過程進化問題的研究工作中也曾經有過和存在着。這種概念的實質，就是以絕對死板的圖式強使自然界合乎捏造出的規律。

2) 列寧：農業問題與馬克思的“批判”，列寧選集，卷5，94頁。

* 即美國土壤學家 Janny 及農業化學家 Bear.

例如，關於自然成土過程必然按照“生物學曲線”的形式發展，或者趨向於逐漸淋溶的方向——從沙漠和乾旱區域土壤經過草原黑鈣土到森林區的貧瘠灰壤；或者是相反的方向——從兩極地帶的荒漠土經過灰壤和黑鈣土到熱帶沙漠土壤；另外甚至還有關於土壤進化速率遞減的極端錯誤的觀點。

這些觀點是一種毫無事實根據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臆說，它把一切土壤都描繪成不可避免地要灰壤化和貧瘠化，或者普遍的要鹽漬化和“荒漠化”的灰暗遠景，按其實質上講，就是被外國反動科學家所掌握當作現代的新馬爾薩斯學說言論的培養基地。因此，堅決地揭發土壤學領域中類似的主觀唯心主義概念的反科學本質，把它從我們科學中清除出去，是努力鞏固先進的唯物主義方向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因為這種方向是站在關於地球表面土壤肥力不斷增長的學說的立場上，其目的是為了在生命進化過程中，使增長着的土壤肥力合理地用之於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條件中。

社會主義農業中新的和重大的實際問題，首先就是為了最迅速地完成增進土壤肥力的任務，要求土壤學家不僅要承認和運用我國土壤學泰斗們，特別是威廉姆斯學說的先進科學思想，而且還要更進一步地以新的科學成就來創造性地發展它。不向前進，不修正足以削弱土壤學中的基本思想本質先進性的那些陳舊的或者錯誤的觀點，那麼我們土壤科學將不免要陷於停滯狀態，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要落後。

同時，目前在蘇維埃土壤學中毫無疑問的還存在着教條主義，表現在無條件地承認一切，甚至是引起爭論的和錯誤的觀點；無條件地承認某一權威學者的原理，而對其他許多學者的工作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儘管這些學者在許多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方面還有他肯定的功績。

在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啓示下，蘇維埃土壤學家應當立即集中所有力量，最迅速地完成宏偉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所提交到我們土壤科學面前的任務，在廣泛的工作中更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為此，就必須進行分析，有組織地自由交換意見並且廣泛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正確地估計土壤學現況中的成就和缺點，說明它的不够和落後的地方，並找出它的來源和原因；在這個基礎上正確地確定進一步發展蘇維埃土壤學的任務和途徑，使土壤學成為“解決社會主義農業中重大問題的重要自然科學部門”（1952年11月17日真理報）。現在已具備了完成這一使命的一切條件。

1953年7月31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決議決定在1954年1月召開全蘇土壤學家會議³⁾，討論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啓示下蘇維埃土壤學在目前情況及任務，而“土壤學”雜誌建議保證在本雜誌上刊載有關討論這類問題的文章。蘇維埃土壤學家中的積極代表者，應當踴躍地參加行將舉行的大會並參加籌備事宜。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農業的指示和蘇共中央委員會9月全會“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決議，規定了增加農產品總收穫量的巨大規模的計劃，並且指出了保證完成這些任務的最重要措施。在這些措施中，絕大部分是直接或間接爲了徹底改善土壤肥力條件，儘可能地提高土壤的肥沃性。因而，蘇維埃土壤學就面臨着一個重大的任務。這一任務主要是爲了實現和進一步發展有關徹底改善黑土地帶農業，和南方乾旱區域灌溉農業的自然條件的巨大工作措施；同時，對於蘇聯歐洲部分及西伯利亞地區非黑土地帶農業高漲的措施，也應予以很大重視。

近幾年內，蘇維埃土壤學家在所有地區、各種地帶都進行了廣泛的土壤調查研究工作，並且積極地參加製定有關提高耕作栽培措施的工作中去。在這些工作的總結中，曾經積累了大量的新的實際材料和方法經驗；提出並研討了許多亟需總結和討論的各種理論與實踐問題。鑒於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指示和蘇共中央委員會1953年9月全會決議中所規定的新的任務，土壤學家將要在蘇聯歐洲部分北部，西伯利亞東部和“遠東”一帶用之於國民經濟的新地區，按照全面性的農業基礎研究的方式來完成大面積的土壤調查。在新的水利工程區也需要加強土壤改良的研究。

除去上述調查研究外，還應當開展下列研究工作：如有關黑鈣土和栗鈣土地區合理的灌溉制度的研究；改進最有效的鹼土改良措施並最迅速地用之於實踐中；製定老灌溉區提高土壤肥力的新措施，研究在各種不同灌溉和排水條件下土壤中鹽分的狀況，以便製定出新的鹽漬土改良方法，並且消除它在灌溉時再度鹽漬化的可能性；必須繼續研究中亞細亞，特別是阿姆河和壽達河流域廣泛分佈着的鹽澤土和鹽澤化土壤的開拓和熟化措施。保持有關土壤侵蝕過程及其防止的研究工作的迫切性，製定草原和沙漠地區固定沙丘的方法以及農業上利用砂質土的措施。在非黑土地帶將要大力地開展有關灰化土類土壤的發生和農業生產特性的深入研究工作，並且製定出熟化和提高該種土壤的最有效措施；擴大有關沼澤土和

3) 見“土壤學”雜誌1953年第8期。

沼澤化土壤開拓和熟化的最有效措施的研究工作；更加注意研究草原區土壤以期提高草原和牧草場的生產率。全蘇各種土壤類型上的植物營養和肥料應用的問題，也應有全面性的說明。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的任務交給土壤學家：引植有價值的作物到新的地區和把農業推向極北地區。

顯然，要有效地發展上述所有的研究和實際工作，必須廣泛地利用前人工作中所積累的經驗，並且應當批判性來總結它。在各種不同的土壤地理區域上，總結並研究先進農業經驗是有重要意義的。也要最迅速地研究那些發展較慢的土壤肥力理論問題。其中諸如有關自然土壤和經過墾殖的土壤的肥力條件評斷問題，特別是在生物學方法的應用方面亟需改進；關於在各種土類上土壤的熟化改造學說；關於原土和熟化土壤的發生和生產特徵，結合到繪製大型土壤圖的任務以作為正確地指導當地農業的根據；闡明正確的草田輪作中土壤肥力的變動情況，以便於進一步控制土壤熟化等措施。

除上述任務外，在蘇維埃土壤學領域內總的科學和實際任務中還有一個與解決社會主義農業具體問題有關的任務：更準確而全面性地統計與登記土地總面積的系統性工作。眾所週知，這種工作是由蘇維埃土壤學家藉助於繪製各種土壤圖——總的或概略的包括蘇聯各地區的土壤圖；地方的包括各共和國、各州、區或者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土壤圖來實現的。

蘇維埃土壤學家在有關這一重要工作部門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實質上這就是解決其餘所有土壤學問題的科學基礎，並且也密切地關聯到耕作學的任務。因為土壤學和耕作學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定向改造和徹底改良土壤及農業自然條件以期逐步提高土壤肥力。為了有效地開展這一方面的工作，必須對所進行的工作進行批判性的分析，使它配合和廣泛適應於未來的工作。同時，必須使土壤製圖的工作內容盡可能地適合農業的需要，它必須是建立正確的農業方針和農業技術的基礎，並且要指出提高土壤肥力的途徑來。關於編繪各州和區的土壤圖以圖集中某些作物，特別是蔬菜，到最利於其生長的土壤上的問題，以及在決定農產品供銷時必須考慮到土壤的特質等問題，在目前也應加以特別注意⁴⁾。

與以上列舉的科學和實際工作及創造性利用其成果緊密相聯的，應當是廣泛地開展有關進一步發展土壤學理論基礎的工作；使土壤科學成為定向改造土壤以提高土壤生產力的一門科學。其中包括：土壤發生問題，或者在各種自然條件下

4) 見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9 月全會上的報告。

考慮到生物學因素的主導作用和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的土壤形成過程的一般理論；有關提高土壤肥力的最重要措施的理論基礎；統一的土壤生產和發生分類的擬定；新的調查研究方法的改進和創造等等。

在大會上必須討論的極重要問題是有關土壤學家幹部的培養問題，和與基本任務相適應的土壤學工作的組織機構底改善問題。

受過良好教育而能於完成蘇維埃土壤學在近數年內所面臨的各種重大任務的土壤學家幹部，目前仍極感缺乏。根據今後工作範圍和內容擴展的程度，對於具有各種不同專門知識的土壤學家幹部的需要，毫無疑問的將更增加。因此，在大學和農業大學中新的土壤學家幹部培養工作的改善問題，目前應予以極大注意。因而也應當討論有關土壤學教科書和參考教材以及通俗讀物問題，因為這些都極感缺乏。

迫切需要一個統一的國立土壤局（почвенная служба）機構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也是土壤研究機構網的統一總的領導機關。這種機關應當保證完成有關各種不同生產目的土壤測量工作，以及有關土壤肥力的保護和提高，土壤改良，土壤侵蝕的防止等經常性指導工作。土壤局應當組織並保證對蘇聯所有農業區域的土壤及其肥力情況和變化，進行經常性的監察。

國立土壤局應當設置於蘇聯農業和農業儲存部系統中，以便於促進和改善大學中的幹部培養事宜。關於在大學生的土壤學家面前展開有關專門性工作的一定遠景問題，很可惜，由於以往三、四十年內農業部方面對土壤學家需要的極端縮減，這種工作直到目前還未進行過。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全會 1953 年 9 月 7 日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決定，已經給蘇維埃土壤學的目前情況和當前任務指出了一個簡明的輪廓，而訂於 1954 年 1 月召開的土壤學家會議就是為了有效地進一步發展蘇維埃土壤學的完全成熟的必要措施。在這次大會上能够在自由交換意見和認真的原則性批評的基礎上，審查土壤學的目前情況，確定擺在土壤學家面前的理論和實踐任務，並且指出完成這些任務的最有效途徑。

大會應當討論的基本問題是：

1. 審查和批判性地分析蘇維埃土壤學的理論基礎，以期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土壤學中先進的唯物主義方向，並且揭發由資產階級科學所發展起來的反動、反科學觀點。

2. 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9 月會議決議的啓示下，就社會主義農業亟需解決的當前問題，在綜合和總結近幾年來土壤學家實際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來全面性地討論蘇維埃土壤學的任務。

此外，同時必須在自由爭辯的基礎上查明和討論蘇維埃土壤學家間存在着的分歧意見，以及土壤科學上許多理論問題的某些學術性錯誤；查明在土壤學用之於農業生產實踐方面的先進成就和存在的缺點，從而進一步地利用前者而消除後者；籌劃和討論有關土壤學家幹部培養事宜；研究有關土壤局的組織問題。

毫無疑問，這次大會在動員蘇維埃土壤學家創造性地並有組織地勝利完成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關於發展農業的五年計劃的指示，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53 年 9 月 7 日“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決議所規定的新的重大任務方面，將起着巨大的作用；並且將要促進蘇維埃土壤學家牢固地保持着全世界土壤科學的主導地位。

參 考 文 獻

- [1] Вильямс, В. Р., Общее Земледелие. 1920.
- [2] Вильямс, В. Р., Общее Земледелие С основами Почвоведения. нов. Деревня, 1927.
- [3] Прянишников, Д. Н., Мальтус и Россия. Собран. статей и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 т. 1, стр. 440-451, М., 1927.
- [4] Прянишников, А. Н., Агрохимия. М., 1940.

(陳廷偉譯自“土壤學”雜誌 1953 年第 9 期)